每則次行低一格

語錄

荆州所聞甲申四月系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雯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容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季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僩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

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濵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濵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躅而去的然的去於彼然後躅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躅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戈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記言正心尊德性盖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咏順於道德之意盖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緣常事者莊周則奉言之博乃禪家
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遥游養生主曲辟廣喻張
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遥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
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
已中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
謂極也極猶室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
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踐者事君親
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其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
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自高明大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一作即
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
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
有中秒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
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盖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
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
尺之物約一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廖薄小大之體

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扁薄小大之中也欲求扁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一連下段

齊郢之分利與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淺處所差秒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

之道安在其飲食必有祭小人夫然豈能仁哉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偏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說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為子擇配不求其它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則物自不得不下耳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為直而孔子以為吾黨之直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纍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為直太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蓋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主不自獻酌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家宰得以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家宰得以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禁止之也

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或曰書之終秦擒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矣必哀而拾之曰書之有秦費二擒以謎帝王之誥命於異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擒於擒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卻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矣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君子之乎崤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益傷其死之不詳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冇悔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之師何義哉

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稼學圃如何曰此友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由勞心小人勞力

生嘗夜夢人陽王君子由足用為說何勞何知見語之曰

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為善蓋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

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嬪人禮曰賢賢為其近於君也敬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中)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從也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

(中)進屏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言道與祿仕不同常秉甫宦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之令縣數局如登聞鼓深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庶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欲使之縣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予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王逢原卞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詆

之流假使用之夫何能為春妖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妖不難知也春妖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揆平王之岡在隱公之三季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肯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妖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唯忘心而得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事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

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
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
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剡
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咊其弊多溷而寡潔
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
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咊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
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
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
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
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
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
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
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
使伊尹有弊當時變世之久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皆
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
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之弊至
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
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邪況孔子太柳下惠未遠
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

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遑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矣不恩而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下清閒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遑矣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矣倆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之以為必於遑則不可也方其聘幣之至也豈以同為采乎由是觀之其孰果何自而得之邪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矣皆足以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味一節之至於聖人者也其可以為孔子乎夫以三人為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辭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謹為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

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亦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同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又何疑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companion我衆舍我攜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

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彼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徂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亡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戈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仕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廣其聽心而革其非不止於

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不忍見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安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竟辭其君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戈不曾體究得

中齊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

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後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豪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諂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衣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衣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禮今之世猶不如戰國之時終於不得行而死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為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從其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

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顓乎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皆清脩介潔者邪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顓乎直許之以禹稷之事中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曰惟克亮采惠疇若予懋哉又曰惟聰明為君惟睿作聖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公潔然君子之取予遠於義而已予之齎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問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血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備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寔玩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曰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窮其盡孝也以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為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

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敢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戰數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攻擊之事不可不講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部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中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爲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眞儒者哉若眞儒必不爲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耳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

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躐闘遠討為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持久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迭人之有智略者算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而已猶是也

王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遮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遮張樂卻是錯曰打散而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舊帥之以也夫舊帥而父母也今其以未久而給賜如常卒

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　李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首不過十萬匈奴之衆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今獲一刼盜友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辱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聚歛科調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用刑有不患之則使如今日辱賞安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攘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如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鑿向強聒而不舍者呂晦叔曰鑿向資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於論事太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或須量淺淺乳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處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為已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為二心迹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柄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棄法定罪而不赦赦則在有司夫

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荊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友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為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則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緊與之也故假此為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須妹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為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為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季粟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俾債而益之是為不善令也無問其欲否而須之夫無問季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

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夫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夫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置店是時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為以悵

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為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為甚使其罷用一一得以奉御

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為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賢幸者

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

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官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輕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少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差即傳矣蓋已差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矣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徼乘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以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

朱子取馬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為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

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
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
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
介卅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
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
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
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
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竟
弊望其君乎
者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史當記之乎
史善語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
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
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
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
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
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十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主
命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
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雯麈宮中書舍人
為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
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夫雯不整理且如此是不
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
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錢是穀取法當執奏近又免
執奏之法關防甚寬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
如此等事大當辨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
正之時正執其事以諫矣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
官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
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
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
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乂所謂天生者固其固然而無作之謂
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
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聰知此然後可與論
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
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
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友或屢中若不任理

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
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論諫唯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
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
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味溫公諸人樊飲詩
云未須愁日暮天際午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
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若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擔不過君之朝非也
矢陳也友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普者有以是問常庸
甫之子太太對曰古之人蓋有眄其君如寇讎者此
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
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
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
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

析字之偏倚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史於此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怪然發齒必不為一時遑遽而致折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但能於得處知辭義理大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儒士焉此其辭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夫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友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深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為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驅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設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廢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為士子為大夫莛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莛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亡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豈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為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耳餘之交相責之淺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内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嗣一不可欠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為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爽毫釐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卻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及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則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然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又

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曰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為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觀剝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

連下為一則

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消息盈虛必以其漸而非曏之謂乎陰陽之氣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乘乎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徼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友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斯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宏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荅之又異只如言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

只空一格

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剽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載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蓋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為邦者惟顏子一人其它皆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子為無益蓋聖賢教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尋究以為曾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卑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接連下文

語錄二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

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
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
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
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会府見主吏謂之
曰君祿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季厚
之一生雖一椀飯亦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其養皆不
敢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
且賢人相高以侈視其嗜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
謂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祿
吾所得為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
力衰卻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
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裁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
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
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
者其於它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
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

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謂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太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其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益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益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未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隨益噬嗑渙隨

皆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皆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容為之然終不能掩容為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

者幾希如管仲之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
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弱於利而不知反
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
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生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
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
則刺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
之六季也至十八季始書大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
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遠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
嘗如齊而齊侯之子春秋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季書鄭棄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
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
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
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存亡繼絕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
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存無取焉然則
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
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尊
報之不太空乎在衛人之美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

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炀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
取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
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養士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
者為教官必不能善誨之矣心曰使荊公當此職不知如
何曰荊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季今日學法荊公之
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歷久須着力深
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
學算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
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
可去荅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
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
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
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
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
舉皐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智隸盡其說子夏問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
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荅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
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

生為學大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鄙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主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如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三季之際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

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誰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

黯深其毅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以亦何用習學聖人之當如此大槩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為學學者學聖人之所以始庶幾也學至於聖人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為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故不足取

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爾知也故不足取

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耶聽言動無非禮所以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

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救其放心爾說經義至
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
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
中自有玅理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
人將玅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毅後有容因言
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
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
須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孔明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
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
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
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
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已
復禮篤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
雖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為不知聖人論

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牛首穿馬鼻是謂人曰是夫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偏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中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自侍下來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

上下室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夾隨格矣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殿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莫至凶悔吝其來有漸此之謂乎如往季靖州之師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淂自靖為郡荊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舞干羽是也古之嘗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

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夫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奉而遠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夫可乎曰然

問舜之嘗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庶尹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耳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睨驂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而子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驂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

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矣以文為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其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曷知一不誠它日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

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中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予帥以正孰敢不正予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愛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奉而遠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

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
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
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
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林進還唯孔明是
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
聖人之不泰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
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
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
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
之禪為盡善則伊謀而有天下安能無媿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
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
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
入其威儀物數甚備矣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
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乃不
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
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亂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儁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知孔子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艮止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吾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

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乖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益深達乎此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大須大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咊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咊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則卽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看然六經先王之政馬是文足用矣必待觀史而有史書以前人何以考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目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決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誠意威儀度數次皆未舉而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緐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豐物而豐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夫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

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為繇文末節者僞而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宗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恤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鄉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西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雯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先生集 卷第一

戊辰閏月廿五夜校
宋本卷二十八葉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三

門人　編次

語錄三

餘杭所聞

雅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

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蓋無病不

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

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

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

為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豈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它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猶足以滕受而無疑焉而曰

吳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傅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敬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傅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太曰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為之夫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戀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

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算酘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不大亂乎

不徹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森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酘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住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垢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

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此軍而入也踊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丈不能渡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為氏故為此說曰既知其皆為氏則此說尤為瞽語為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丈無智略庸謬人耳方丈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且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丈可謂奇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胜丈何嘗有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之幸而成乎孟子曰君子有大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久或不去蜎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

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它少有可取者又言班固傳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勃此語蓋未驗也陳平不獨任事甚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不獨任大無變中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適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為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庶可以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揣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却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中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 仁宗時或勸云陛

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變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

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論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在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接之使人者殊為失體

宰相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公事還家尤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

為政要得嚴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

下脫一葉

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大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當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央摓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之事大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去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若當與它做主始得州縣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周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安算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物業則原其直及其收息則賑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戳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它不破近世儒者如前公雖知畢管仲其實亦識它未

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善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饔餼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益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大不教人喜大不教人怒

堂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計舟不知為甚檝得大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大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皆因可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味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總腦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宁云上合下儇執得繼述兩字牢要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眞箇道理且好債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昱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棄間謬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傳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

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變而為徹文王開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堯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察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變新勢苦制為法慶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法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是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矣　神考而已釋此一不務乃欲一以循[illegible]之迹不然則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季海內安樂其法度具皆不善　神考一新而變之　神考之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　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具帝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則　神考之法具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頌以為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在我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即勝

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中問或謂荊公晚年詩多有譏誚　神宗處若下註脚儘做得謗訕宗廟它日夾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荊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隘人以策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來公須勾吏入行遣文字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可學它不是要不問如何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木是真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定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當時遽謗訕之罪者幾人夫

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已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善人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

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關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為謗訕此理尤非君子得志須當留意使元祐賢人君子俞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人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能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驗所謂中於喜怒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味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翰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

力量不同如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重見不過乎

舍先王之禮而從一叔孫通之意則不可去也重見

毋意必固我是未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它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默而以江山吞吐卅木俯仰衆竅窾呼吸鳥獸鳴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前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文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

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楊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豈可脩性無變壞豈可脩乎惟系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前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撒萬緡則斂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益皆州縣市井之人又

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又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夫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

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戈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道頻非債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懦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息不細徃往牟富家知此意也官中流之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程氏遺正叔先生西遷道德會舍坐處皆塑像先生入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則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今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敬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見便不當慢固當與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則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棄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棄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為甚若只許土著人就本貫收養庶易為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恥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為待之盡然或須養得過方得若養它不過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為吏於此蓋欲以活父母妻子故為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

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勢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常平吏人重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夫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減十千彼有何事煩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祿乎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盡文而算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夫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若皆守法則法夫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著長許募而不許差輒斃者徒二季然法當募上戶其餘二一錢一通州縣定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戶冒利若干錢而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勢須至殫使為之是名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敢違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須至抑派是名咊買而實抑派也如此者皆法之不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太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敝此法之所以行也今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

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宛轉為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不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以一已之是非為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而不務此機巧變詐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傳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益如是若安石劉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褻出母也是乎曰禮遠子不為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諱於魯縣子謂謬公哭之而曰有斐而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諱告之有我後世國亂而君辱為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諱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得其味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而後得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太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其常然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水之清之議歟

又登濁而求清者自若也

因見王逢原文集小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它日嘗曰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蹔的有以自贍不必復来固好第亦須着仕宦如何師川曰友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来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為它官逃此之彼可以自容也師川曰来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

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師川曰極是夫待来此若做不得夫之未為勉又言
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
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
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夫天也桓魋其
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
何尤人之有孟子亦剛為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
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
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
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為矜
自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
以堯舜禁紂之事為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
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夫豈得
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
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
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
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

國則不得免問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愚戇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書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豪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益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慮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斡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

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且如關雎之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咊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翰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詮何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荊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知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鼂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執是友七國之執其意蓋欲歸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擾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　仁宗之世睨二虜豈不滕如戰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

崇虛名而受實弊乎或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棘是亦無此理今當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當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已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

效

言朱公掞上殿 和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翦戮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誥師徂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優為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

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為逼畱君命矣然吉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蓋其所為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處為主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仲素問蓋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瞭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瞭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能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

上空六行

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歟
甚哉此論似近腐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
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
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
遏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
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
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
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
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
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
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益小
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
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
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為當時
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